《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

—— 一個七的法談之六

道海長老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起擔任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一屆創會董事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因法體違和辭卸，仍慈悲地接受榮譽董事長一職，支持僧醫會，尤其關心如意苑之籌建。

長老於一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以架構長老一生修學精神為編輯宗旨，留下長老之珍貴法身舍利。

本刊分期刊登《向下文長付予來日》中「一個七的法談」。

並祈願

海公長老早日乘願再來，扶律談常！

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大家眞的是很關心您老；但如果就一個修行人的話，是否時候一到，便撒手就走，畢竟果報體終究還是要捨?!

師：這個果報體，連佛都要捨了，何況一個凡夫衆生能不捨？哪有這個理由？根本沒有這個道理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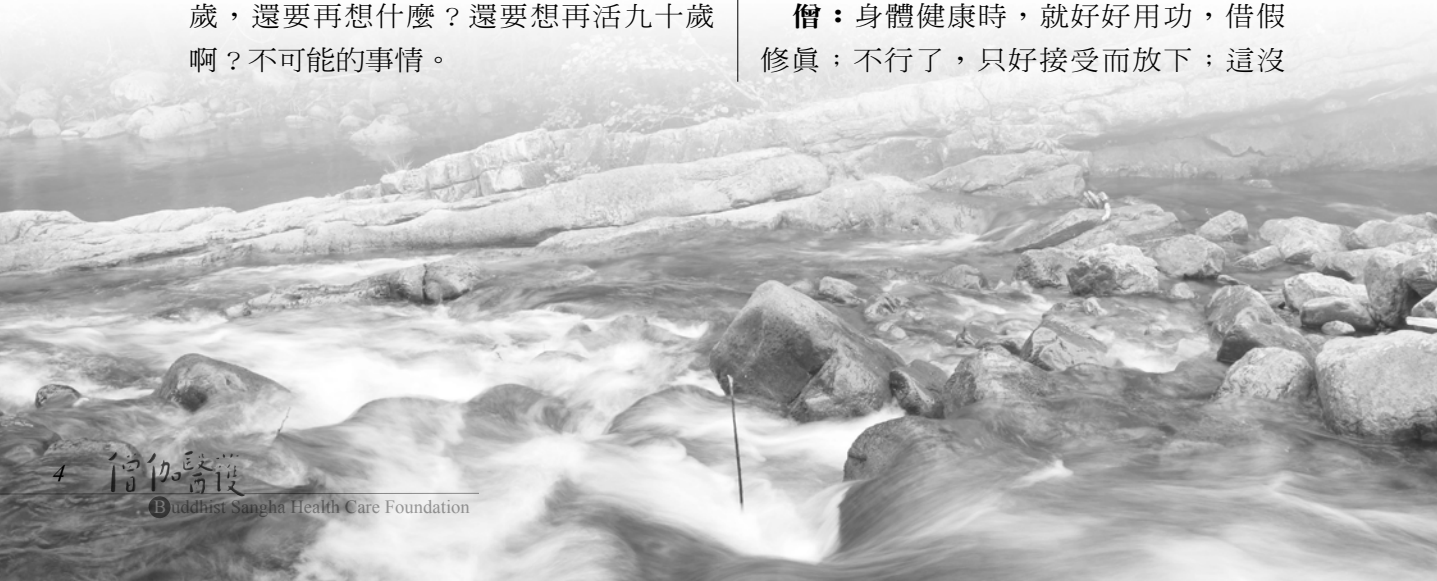
僧：您老爲了衆生活著，卻要受這麼大的苦。

師：佛才活八十歲，我可以活到九十歲，還要再想什麼？還要想再活九十歲啊？不可能的事情。

僧：您老這幾天和弟子談法，與之前身體健康的時候相較，您老覺得心情有什麼不同？

師：談法哪會有什麼不同？法歸法，病歸病，這個身體……，你看妙境長老，他修了這麼多年的四念處，還有什麼好說的？我每天當中，常常是半個小時就要大便一次；你說這對身體的想法怎會有好處啊？！這不會有好處的；隨時能夠死，那是最好；否則，自己也麻煩，也麻煩別人，這個身體是害己害人，不是好東西。

僧：身體健康時，就好好用功，借假修眞；不行了，只好接受而放下；這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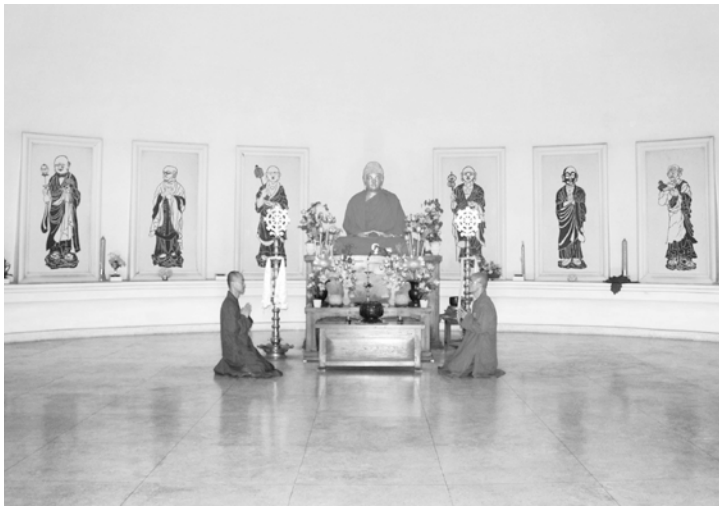
有害不害己、害人的問題；本來師長生病，便由弟子來照顧伺候，這是僧團的倫理，律藏也都是這麼講。

師：這是你講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麼想。

僧：剛剛請教您老的意思是——我們出家人也不像世俗人忌諱去談這個「死」字，《論語・泰伯》也講：「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他會有一種懇切的心來勸告後人。

師：對啊！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七佛傳法偈〉中的說法偈就講得很好：「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這「法」就是包括有爲、無爲；所對的境界是什麼？就是有爲的法相、無爲的法性。「法本法無法」，這一切有爲法，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那是無爲法性的隨緣，這就是「理有成事之能」——法性理體有成就身心世界的功能；而身心世界要依事相法門去觀察，藉此能夠了解「法性」——它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無來無去的；也就是所謂「事有顯理之功，理有成事之能。」這個身體就是有爲法，而身體自性就是畢竟空；心也是一樣，心王、心所、心意識這都是有爲法，心性就是畢竟空，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所以，諸佛都是講身心二法，因爲身心之外，無餘法故。

拘留孫佛傳法偈：「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此人與佛何殊別？！」這不就仍是講我們的身心嘛。這個「見身無實」，



就是假借父母的四大，不向父母假借，這四大從哪裡來？是自己有的嗎？這是父母的遺體，而我們的第八識同它合起來，這就是生命——身心相互依持；身心相互依持就有生命，身心相斷就沒有生命存在了，就是這個身心而已。身體是有爲法，身性是畢竟空的；心王、心所是有爲法，心性就是畢竟空。「見身無實是佛身」，知道我們身體是假借父母的因緣，在母胎之中，變成了四大——地水火風，此四大是能造，然後造成了五根、六入，還有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三十六種不淨物等，這不都是四大造成的嗎？你要是總觀四大，四大哪一大不空？身性之中，沒有四大的實體；地大也不是，水大也不是，火大也不是，風大也不是。但是身性是什麼？我們父母未生以前，畢竟空它就存在，既生之後，這個畢竟空還是在；但是這個身體——它就是生老病死、剎那剎那的無常；死了以後，把這個身體一燒、

化成灰，埋在泥巴裡面，時間一久就變成了泥巴，這不就是有爲法嗎？而那個「畢竟空」——你把身體埋在泥巴裡面，它還是畢竟空，你把你這個身體燒掉化成灰，它依然是畢竟空；它有始有終、有生有滅嗎？進一步便可將這個身同身性、心同心性——此有爲、無爲的道理，作爲所觀的境界。

「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父母未生以前根本沒有這個身心的，死了以後還是沒有這個身心的；未生之前既然沒有，死了以後還是沒有，這不就是從始至終都是畢竟空嗎？就是「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知身心是本來空，根本沒有的；這個「本性空」是什麼？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這不就是這樣的嗎？難道佛說的不對？還是祖師講的不對？

這個是「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無爲法性是隨緣成就了身體的有爲法；而這個心性——無爲法的法性，隨緣成就了心王、心所有法。心性與身性都是畢竟空，從古至今，從來沒有生過，自然也從來沒有滅過；從來它也沒有開始過，當然也沒有終結過，你到什麼地方去找？這不就是涅槃境界、法身妙理？到什麼地方找？

「今付無法時」，今付這個無爲法性的時候，你要能夠起動無爲法性寂滅涅槃、法性理體的境界呢，前有爲法已經滅了——不生了，後有爲法也不起了；既然沒有這個有爲法，還談無爲法做什麼？假使眞的沒有無爲法，那麼也不能有這個有爲諸法的生起，這不就是這樣的？故「法法何曾法」——沒有有爲法，也不需談無爲，沒有無爲也不能成就有爲。

「此人與佛何殊別」，他那個法性理體、寂滅涅槃的境界，這就現出來了，還要到哪去找？離開我們的身體，想找個涅槃的境界；離開我們的心性，想找個涅槃的境界，有嗎？可以找得到嗎？不過，講是這麼講，想要做得到，那不是容易的；須「狂心頓歇」，就可以生起菩提。其實「狂心頓歇」，即是天台教觀中，要將第六意識止息住；我們打佛七也好、打禪七也好，所對治的是什麼呢？就是第六意識；若把第六意識轉成「妙觀察智」，便曉得平等性智、妙觀察智等四智，通通都是現成的。所以

要「轉識成智」——一切佛都是這樣成就的，有哪一個衆生能夠改變這個事實，認爲不須要轉識成智？

僧：但是衆生就迷於識心的作用，所以他也不知如何將之轉爲智慧。

師：對啊！將有分別的識心，轉爲無分別的智慧；有分別叫做「認識」，無分別叫做「智慧」。就是如此，說得已夠清楚了。

僧：曾看過淨土宗的祖師也這麼提過，其實念佛應該是去觀照失去正念多少，而不是去計較所念佛號數目多少；好像參話頭也是如此，看忘失正念多少？

師：這個的確是這樣！你說你念阿彌陀佛，這個相對能念的，不就是自己的心嗎？那麼，你要是能夠找到你這個能念的心，那和參話頭「念佛是誰？」、「誰——從心中來！」不就是一樣的，和參禪有什麼不同？你要是能夠體會蕅益大師所說：阿彌陀佛是本覺理體，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心性，我們能念的心就是始覺智慧。這根本就和坐禪沒有二樣；其實，實際上就是這樣的道理，只要能夠「回頭是岸」就行了。

僧：所以古德講：「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下手處還是用同樣的道理。弟子看您老一生豐富的經歷，好像您老曾聽過虛雲老和尚上堂說法？

師：那是在南華寺傳戒的時候，當然要去聽上堂說法，他上堂說法誰能不去？

僧：您老是去爲亡母受幽冥戒？

師：不是，那個不是！那個是在湖北，本煥老和尚爲我母親受幽冥戒；那個是在湖北，不是在南華寺。

僧：南華寺是特別去的？

師：對啊！特別是爲了那戒期去的。我們本來還想在那裡受個增益戒，結果沒有成功；人家說：你來得太晚啦，無法受增益戒了！

僧：是報名日期截止了？

師：因爲比丘戒是第二壇，都受過了；三壇的次第是沙彌、比丘、菩薩戒。我們是最後一壇才到的，所以來不及了。

僧：在那一個時代就有受增益戒了？

師：有。在鼓山，虛雲老和尚當住持，慈舟老法師在那裡當佛學院的院長；有一次，慈舟老法師講了有關於「傳戒不如法，就不得戒」的話，結果虛雲老和尚說：「好啦！我們談一談，到底看看有沒有得戒？」慈舟老法師一句話都接不下去。

慈老是按律典方面講的，虛雲老和尚是依禪宗心性這方面說的。但是在事實方面，的確也不能說完全沒瑕疵；而像虛雲老和尚那樣的情形，是他自己沒有瑕疵，這個他也可能知道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僧：曾聽夢參長老談親近幾位大師的因緣，裡面有提到說：虛雲老和尚跟慈舟老法師還爲了學院是否要發給學生零用金買文具等而起爭議；就事論事說完了，兩個人就牽手一起去客堂喝茶了。

師：體敬老法師當時也在那佛學院住，有次下大雨，體敬法師同慈舟老法

師兩人，都兩腳陷在泥巴中，兩隻腳抬都抬不起來，動都不能動；而虛雲老和尚就在深深的泥巴中走得很快，和飛的一樣。你看，三個人都是一樣的在泥濘中，虛雲老和尚回頭看看他們，他「哈、哈～～笑你們。」這些故事都是體敬老法師（果清法師的師公）跟我們講的。

有禪定的人，他是身輕如飛；而慈老他們只是精進於學業、教理通達，但是禪定功夫沒有他好，那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僧：不過，就像慈舟大師講，還沒能夠證悟以前，要先解悟。

師：這個是最好的。證悟以前，最好能夠解悟；等你解悟的時候，你才能夠曉得所學是正確或不正確。

僧：是不是從教理方面來談，有所謂的理跟事？

師：當然要從教理方面來談。就好像慈舟老法師的開示，他在教理方面，他哪裡不是圓融無礙？蕅益大師說天台教義，哪裡不是圓融無礙的？所以，他們聽到禪宗大師講出來的話，一聽就懂。不過，若還只是在知識裡邊體會過來的，便沒有那樣親切；只是因為沒有實證的功夫，這個情形是真的如此。

僧：即使說「悟」，也是要依教理、聖言量來印證才可以。

師：當然還是要依教理印證；如後來禪宗他不依教理，倘身邊有正確的老師引導還可以；若沒有正確的老師引導，那就是邪知邪見了。

僧：曾經看憨山大師的年譜中有記載，大師一生有幾次悟的境界，他都是以《楞嚴》及《楞伽》來印證。又在

《肇論略注》裡面有提到，憨山大師晚年校勘《肇論》時，忽然就有〈物不遷〉中的境界現前，他去禮佛，發覺並無禮佛之動相，還有看到風吹過樹葉，樹葉也不動。

師：對啊！那就是什麼呢？「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什麼境界都這樣，禮佛是那樣的，樹葉飄來飄去也是那樣的。你要是面對一個境界，將二諦能夠圓融，它根本不是二個的。「色即是空」，不是離色說空，色性即空；就是色法的自性，它本來就是畢竟空。什麼能離開自性而有啊！

僧：不過憨山大師主要是提到，在年少讀的時候不懂，還有懷疑；一直到年紀大才有這樣境界現前。所以，那應該都是累積很大，過去至今生的能量，才有辦法。

師：對啊！這個是的確如此。妙境長老對後代的禪宗，他就有不客氣的話；因爲，離開法寶，你自己坐在那裡，即使坐了一輩子，你能懂得什麼？文字固然不是眞正的佛法，但是離開了文字，你也沒有入門的地方。

僧：所以坐禪與教理，應該都要互相資助。

師：對啊！互相資助。但是，教理若不通達，往往就是以教謗禪，以禪謗淨的。

僧：弟子打了一個妄想，看您老能不能滿這個願。古來大德都有做自像贊，您老能不能爲自己……？

師：我不能。

僧：爲什麼不可以？

師：根本沒有自己啊！贊個什麼？

僧：這句就留下來當自像贊，好不好？

師：這個不是的；那是你的妄想，不是眞的。

僧：弟子有看您老之前那些手稿資料，開光、荼毘、上堂法語等，您老是否都自己擬的？

師：那些都是自己擬的。有時就是隨隨便便擬了就算；應付世間的事情，就是那樣的。

僧：看您老的資料，一生很豐富。

師：哪有什麼豐富啊？沒有的。

僧：如果年紀大，身體堪得住，還不至於太受苦；就是這個身體在障礙，連《老子》都說：「吾有大患，爲吾有身。」

師：對啦！身體是個最大的障礙。所以「四念處」第一念處——觀身不淨，先讓你了解身體是不淨的。

僧：您老除非自己接受目前身體的實際狀況，之後要「苦中作樂」才好；要不然，業力已如此展現，又把它想得是在受苦，就更苦了。

師：你不接受能怎麼樣？你怪誰？你怪世界不照顧你嗎？能怪它嗎？（師笑得燦爛如赤子）年紀大的如清涼國師，他一百二十歲，也沒有什麼病苦，就好好的走了。虛雲老和尚也是一樣，一百二十歲，聽說他是在雲居山眞如禪寺，他往生的那一天晚上，別人都睡覺去了，他還在禪堂裡面，走一走、坐一坐，一直走走坐坐，坐到他往生爲止，在禪堂往生的。

僧：能海大師好像也是很自在，要走就走。看看您老年譜裡面的記載，您老以前說發心要去參訪老人家，後來因緣不具足。

師：那個時候能海大師在四川，我們是從天津上船，本想一直到能海老法師那兒參訪；但到了漢口的時候，有因緣說是體敬老法師（慈舟老法師的學生）在那裡辦法界學院，所以一個念頭生起：「下船來，先到法界學院去學習，然後再去參訪能海大師。」因此就沒有去四川，結果一直到香港。不過也多虧沒有去；如果去的話，想要再逃到香港就來不及了。

僧：所以，都是「因緣所生法」。您老想要去親近能海大師，是就著學律還是學密的因緣，而想去親近的？

師：能海大師學密，當時我們都知道。不過，在學密這一方面，那個時候可能因爲自己也比較年輕，對密宗不是太了解，也不是有什麼大的興趣。反而是慈舟老法師，在北京是很有名，誰都曉得。那也是自己一念的妄想轉變的。

僧：所以您老才和戒律有結下因緣。

師：對啦！所以，船票是一直買到四川，結果到湖北就下來了。

僧：弟子看資料中記載，您老有七、八十個徒弟，現在不止了吧？您老收徒弟，內心有沒有一些原則？因爲像演培老法師說：「要老實！不收太聰明的。」怕調皮搗蛋。又如妙境長老說：「不收對師父講瞋心話的。」

師：我都是隨緣啦！

僧：要不然您老講的一收一個徒弟，多一個怨家。

師：那不是我講的，是三峽吉祥寺續祥法師講的，我們是借他的話。的確是啊！現在徒弟的確是很難管。你不管，當他師父也不好意思；你若要管，話講重一點，就換成是怨家了——「你都快要死了，還管我！」收徒弟這是隨緣的事。

僧：所以，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因緣。未來臺灣，乃至全世界，都有人口老化、少子化的問題，以後出家人口少，尤其是男衆；這個也是未來三寶中一寶傳承的問題。

師：這也是因緣不具足，沒有辦法。即使少子化，但也不能說：不管對方好壞，我收個徒弟就行了；這個思想也不行，總得要觀察、看一看。

僧：還是要「重質，不重量」；要不然，將來敗壞佛門，那更糟糕。

師：對啦！

僧：您老前幾天提了：「修行」這件事情，都是要靠自己。

師：都是要自己來；出家這一門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誰也管不了誰。佛的話，你不聽也不行；師父的話你不聽，那就隨他去，不要管了。不過隨緣就算了，能想怎麼樣？!

（101．8．17）